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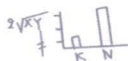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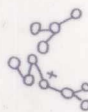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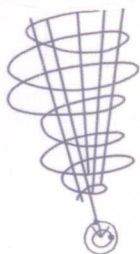
世界让我们变了吗

如果思考改变了你的观点，那是哲学
如果上帝改变了你的观点，那是信仰
如果事实改变了你的观点，那是科学

WHAT HAVE YOU
ANGED YOUR MIND
OUT?

Today's
leading minds
rethink everything

[美] 约翰·布罗克曼◎编 曲芳丽 李震◎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世界让我们 变了吗

如果思考改变了你的观点，那是哲学
如果上帝改变了你的观点，那是信仰
如果事实改变了你的观点，那是科学

WHAT HAVE YOU
CHANGED YOUR MIND

Today's
leading minds
think everything

[美] 约翰·布罗克曼◎编 曲芳丽 李震◎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让我们变了吗 / (美) 布罗克曼编; 曲芳丽, 李震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10

书名原文: What have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ISBN 978-7-5086-2290-3

I. 世… II. ①布… ②曲… ③李… III. 成功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5993 号

What have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by John Brockman

Copyright © 2009 by Edge Foundation,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世界让我们变了吗

SHIJIE RANG WOMEN BIANLE MA

编 者: [美] 约翰·布罗克曼

译 者: 曲芳丽 李 震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2600

书 号: ISBN 978-7-5086-2290-3 / F · 2070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1991年，我提出了“第三文化”的概念：“这一文化是由那些经验世界里的科学家和其他思想家构建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论述，取代了传统知识分子对生命的深层含义的解读，重新定义了人类和人类的本质。”到了1997年，互联网的发展促成了一个网上“第三文化家园”的建立——边缘网（www.edge.org）诞生了。

边缘网是“第三文化”的思想狂欢，是对文化运动中的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展示。他们介绍自己的研究和观点，也评论其他“第三文化思想者”的作品和观点。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也明白自己将受到挑战。在这里出现了关于数字时代重大问题的激烈争论。在强烈冲突的氛围中，“睿智的思考”战胜了智慧的麻木。

边缘网上提出的观点是值得思考的。他们代表了进化生物学、遗传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和物理学的前沿研究，其中涉及的一些根本问题包括：宇宙是怎么形成的？生命是怎么形成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从“第三文化”中诞生了一种新的自然哲学、理解物质世界的新的方法、新的思维方式，这些新的思想对我们关于人类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

边缘网每年都会出版题为“世界问题中心”的专栏，它是作为一个概念艺术项目由我的朋友兼合作者、已故的艺术家詹姆斯·李·拜厄斯于1971年创建的。他的计划是把世界上100多名最聪明的人聚在一起，“询

问他们各自正在思考的问题”，其结果将会是所有思想的合成。然而，在计划和实施的过程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拜厄斯找到了他认为最聪明的100位名人，给每个人都打了电话，询问他们正在思考什么问题，结果是：70个人挂断了他的电话。

但是到了1997年，互联网和电子邮件让拜厄斯的宏伟计划得以实施，最终促成了边缘网的诞生。在每年边缘网的编辑中，我都在午夜扮演一个发问者，请撰稿人回答我想到的问题或者是读者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

2008年边缘网的问题是：

如果思考改变了你的观点，那是哲学；如果上帝改变了你的观点，那是信仰；如果事实改变了你的观点，那是科学。

你的哪些观点发生了改变？为什么？

科学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如果数据改变了，会发生什么？科学发现或者科学论据使你的观点有何改变？

约翰·布罗克曼
边缘网出版商及编辑

目 录 <<<<<

序言	IX
引言	1

自由之心
“异端”比“正统”更浪漫

四年之痒	7
我们是低效率的推理引擎	9
大众合作精神	11
知足常乐	13
享乐是一门科学	13
你难以控制“喜新厌旧”	16
和男孩子一起玩	17
“异端”比“正统”更浪漫	18
健康与增强性药物	20
关注蝴蝶效应	22
去外面的世界	24
慈善始于家庭	26
绝知此事要躬行	28
动物的牺牲	28
被看懂的政治	30
一切皆非偶然	31

“鸟眼”、“蛙眼”看世界	33
环境设置了大脑	35
维特根斯坦的束缚	38
“更多笨蛋，也更多诺贝尔奖得主”	39
大众观点的悖论	42
我跟你总有不同	43
让想象成真	45
定理也有终极限制	47
语言会影响你的感知力	48
北美的俄国殖民化	49
“累赘”原则	51
思维没有最终版	54
大学 Vs. 追求真理	56
新思想需要大众的耐心	58
大众咨询的意义	59
思想是终极社会软件	61

科学之伤

当科学沦为边缘角色

科学与哲学的界限	67
我们需要怎样的人工智能	69
泛感觉	71
互联网促进了中央集权	72
网络空间是另一个生意场	74
统一还是不统一，这是个问题	75
“别把任何人的话都当真”	76
机器人能看见上帝？	78
不要轻信预言	80

积累知识比证明观点更重要	81
“钓鱼式调查”	82
科学与民主	84
语法从何而来？	85
鲍勃的“超负荷”	87
从前进转向后退	89
大脑的新比喻	91
弦圈战争	93
博客上的喧嚣	95
跃跃欲试的机器人	97
科学不是“故事性的思考”	99
负责的科学家应该做些什么？	101
反对载人航天飞行	103
当科学沦为边缘角色	105
科学实践陷入危机	107
科学和技术是连体婴儿？	108
沉默扼杀科学	110
从革命者到进化论者	111
我们将拥有量子科技	113
重视科技	114
科学最好的朋友	116
寻找自己的北极星	117
掌控你自己的信息	118
虚拟现实疗法？	119
编程是一门独立科学	121
该醒来的噩梦	122
你身边的“电”	124
黑天鹅：概率的影响力	125
样本均值	128

思考之名

灵魂是大脑的组成部分

“你在哪里，苏？”	135
关于思考的思考	137
神经科学和哲学并无关联	138
幻觉欺骗	140
重新巩固记忆	142
不能事事都用类比	143
挑战皮亚杰	144
感知是不真实的	146
相对主义	148
学会反思	150
道德直觉与情感模式	152
思想如何适应世界	153
灵魂是大脑的组成部分	155
数学只因我们而存在	157
认知上的性别差异	158
不再相信“物以类化”	160
大脑皮层的脉冲时间	162
为什么你的个性不可改变？	163
拯救注意力	165
大脑的方程式	166
细节越多越困惑	168
性的力量	171
情理的力量	172
性选择：再生的目的	175
我是无神论者	177

我不信上帝了	179
宗教的价值	181
神秘的僧侣	183
友谊和信仰	185
如何改变信念	187
联合信仰	189
碳排放的视角	192
优化我们的设计	192
世界是有限的，无边的	194
地外文明在哪里？	196
暗能量	197
一个混乱且不可预知的宇宙	199
真空：宇宙的未来	201
来自太空的致命一击	203
宇宙法则	205

未来之变

我们是“后人类时代”的监护人

生命王国的启示	209
我们的基因差别比想象的更大	209
格陵兰岛的新启示	211
科学能拯救环境吗？	212
气候恶化快过我们的预料	213
时间不是一种幻觉	215
大自然的“非局部性”	217
气候变化：比核动力更大的危险	219
人类停止进化了吗？	221
进化正在“与时俱进”	223

神经元“想要”什么？	225
我们是“后人类时代”的监护人	227
推翻核武器神话	229
未来你会相信什么	231
思想之变	233
变化带来重生	234
人性中的非理性	236
从烤土豆和熟牛肉看人类起源	237
完美的预测	239
人类创新促进了自身进化	240
新世纪会更萧条吗？	243

当今，事件的真相和媒体的成功报道之间几乎完全没有联系。如果这个事件的情节够好听或者够省事，它就能在媒体世界发出永恒的回响。我们没办法以公众都接受的方式说“这件事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几乎没有办法制止媒体根据少得可怜的信息和彻头彻尾的谎言无限制地编造假话，散布谣言，结果是几乎每一层的公共话语都越来越不负责任，而专业炒作行业却日益发展起来。

20世纪80年代期间，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电台有一档固定节目，只有5分钟的时间，但是就在那5分钟里，制作者想检验一个现代神话，看它能否经得起细查。在里根-撒切尔时代，瑞典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引人注目，但却经常受到攻击，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有意指出瑞典的自杀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好像所有那种官方利他主义付出的代价就是普遍的文化上的沮丧。实际上，瑞典的自杀率不是特别高——在所有国家中排30多位，位于法国、西班牙、日本、比利时、奥地利、瑞士、丹麦和德国之后，只比美国靠前一位。但是这个故事太动听了，让人难以罢手，以至于今天你还能听得到。

如果人们继续认为瑞典人正以破纪录的速度自杀，或者人们相信《达·芬奇密码》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正如一个纽约警察很自信地告诉我的），或者他们认为爱斯基摩人有400个代表“雪”的字，我认为其实那倒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他们相信萨达姆·侯赛因要对“9·11”恐怖袭

击事件负责，或者全球变暖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的阴谋，或者美国参议员克里在越南服役期间是个胆小鬼，这才的确严重。这些事情重要是因为它们会在现实世界产生直接后果，在媒体无孔不入的世界里，这些事情反映出了民主的致命弱点。本来通过发展更多人的智力，民主可以繁荣发展——假如说人们通常能够衡量什么对他们最有利，但是如果他们作出判断所依靠的信息是不可靠的，那怎么能成功呢？

当我们因错误的信息或编造的信息而大错特错，陷入一个又一个全球危机时，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显得更加迫切。当我们缺乏值得信任的资料时，我们需要相信我们正在使用的资料并了解这些资料。如果资料不符合我们已经确定的日程安排，我们需要根据可靠的资料行动，而不是完全不参考资料。简言之，我们需要根据知识和理性来确定立场，而不是根据意识形态、政治利益或者商业需要来确定立场。我们尤其需要从没有成效的地方继续前进——如果错了，我们需要知道错了并承认错误。

我们有一个了不起的文化交流的典范——我指的是科学。无论有什么缺点和误解（很多文章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这些问题），科学还是致力于建立一个明晰的正确性检测制度，用可以理解的（尽管有时不太容易懂的）语言表达科学观点，提出的假说必须是可测试的，就是说，坚持同现有的证据和逻辑进行比较。此外，这意味着人们有时将不得不承认他们拥护和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这种讲求实效的谦虚正是对科学的支持，也是科学得以成为科学的主要原因之一。它让我们从明显没有事实根据的观点转向那些至少对现在来说还有用的观点。在某个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同意并认为世界是圆的，这是有用的。

科学是一种极具智慧的发明，一个为纠正普通人类倾向而设计的结构，既不让我们只看到想看的一切，也不会让我们忽视不想看到的一切。科学的很多设计是为了减少数据——创造大量不受外部因素影响的试验，从而使我们能找到原因和结果之间清晰的联系。科学追求的是消除偏见、环境偶然性、趋同思维、传统、尊严、等级制度、信条，科学就是通过全部消灭这些东西来审视世界：没有它们的影响，世界的每个角落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那时还有大脑这个聪明的机器，只是它有几个偶尔带来麻烦的工作区。这些大脑工作区使我们根据非实质性的数据资料形成复杂的思想——“妄下结论”或“直观性跳跃”，也让我们只看到部分图案就能认出自己熟悉的图案，让我们能根据语境对意思进行推理。所有这些宝贵的功能也都有其自身的缺点——更容易得出一个我们常见的但错误的结论，而不是不常见的结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通过一大堆乱七八糟、未经检验的既成意见、偏见、文化共识、个人经验、理性和观察而产生对事物的感觉。我们一般很难以某种严谨的方式探寻那些感觉的来源，比如，为什么我把自己叫做自由实用主义者，而不是新保守分子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会认为这是因为我真比较了各种哲学选择，但是我知道我摆脱不了偏见，如那些新保守主义分子打扮得真难看！也可能我现在的观点既有通过我各种乱七八糟、未经检验的想法得出的，也有通过理性分析得出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所持的各种态度的根源，我们可以不为其负责，不需要用各种方式找理由说我们没有错，或者说事实证明就是错的，那并不是我们的意思。

这本书的大部分作者是科学家或者科普作家，他们为自己的观点承担了一种特殊责任，他们把这些可以理解的理性分析的结果表达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观点既能被理解，也能接受再检验。这么说听起来很直白，但本书的很多作家痛苦地指出，这一过程不像这个观点的描述所显示得那样透明，我们的思想是掺杂了别的东西在里面的——对于学者来说，思想很少只是学术性的。

科学的幻想是：如果表明我们的思想是错的，我们应当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摆脱了一种谬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因此少了些错误。当然，那时还不得觉得是这样；不是知道的越来越多，相反，我们突然觉得自己知道的更少了，有点觉得我们本以为已经有把握的世界再次变得野蛮而神秘。这是很难被接受的感觉——坚持一个平常的想法，即使它已经逆着事实根据的潮流，也比根本没有想法让人觉得更舒服些。

如果你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了某个想法，你自然不愿放弃这个想法，因为很多心血花在了上面。如果你“感觉是对的”（不管是什么

复杂的个人原因让你“感觉是对的”),那么抛弃这个想法不仅仅是一个关乎理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自尊的问题。因为如果那个感觉是错的,还有多少其他感觉可能是错的呢?你的其余思想里还有多少必须要撕碎的呢?如果人人都看到你思考至此,看到你因此建造了自己思想的城堡,这还是有可能会丢脸的简单问题。

基于这个原因,这些文章展现了一种思想的诚实,而很多人的文字中所缺少的正是这个东西。它们让我对人类产生了真挚的希望。承认错误所需的谦卑和忍受不确定性继而走到下一步(找到一个更好的思想)所需要的坚韧,还有勇气,一次又一次显露无遗,当证据引导你脱离了你认为理所当然的共识,去思考那些可能极具煽动性的、在政治上敏感的问题,你可能自己都不喜欢那些想法。

如果我们一直打算采取理性的方法来安排事务,我们必须让承认错误的过程充满尊严。如果媒体或者你的朋友们,指责你思想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改变我们的观点就是未来的希望。

布赖恩·伊诺 (Brian Eno)

自由之心

『异端』比『正统』更浪漫



WHAT HAVE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

